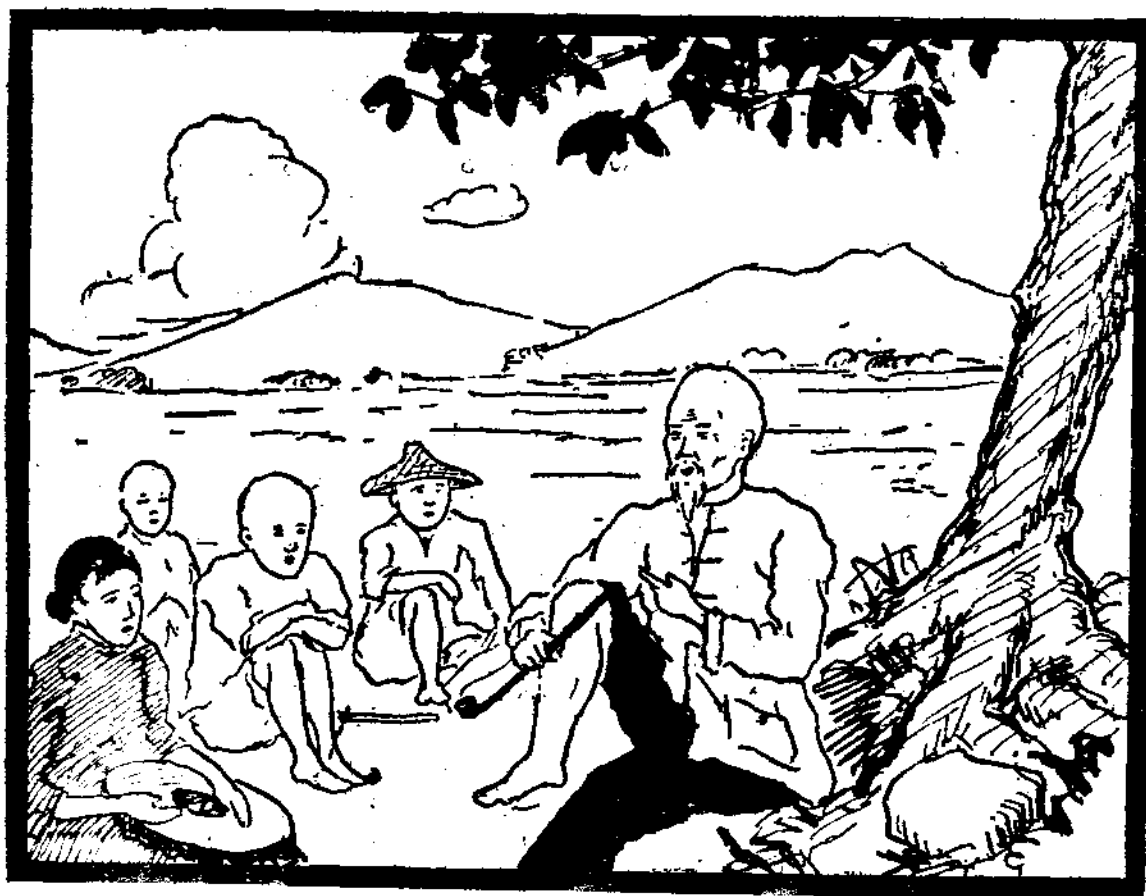


APR 21 1933

民 間 週 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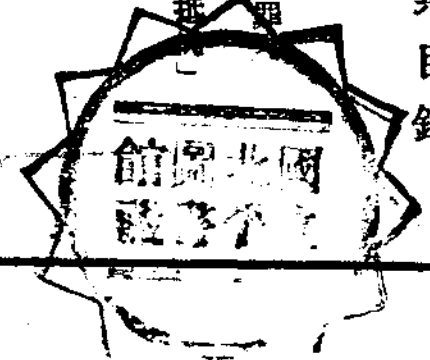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三月廿七日出版

第三期

第三期目錄

- 弔熱河
- 民族英雄與民族罪
- 一、面交涉一面抵
- 宋哲元孤軍禦敵
- 張學良想出洋
- 日退出國聯對策
- 東京傳來兩消息
- 二叔公講古集
- 關於農民信用合作社底種種
- 稻菴虫除防法
- 三民主義的新立法原則
- 補爭長的故事



弔熱河

開場曲

試望熱河：

遍獸跡，

遍獸跡，

渾不似曩時顏色；

炮火橫飛

丘陵遍染生民血。

民之慝，

邦之賊，

誰負邊疆責？

屏藩已撤；

金甌已缺；

滄海難湔國恥；

他們尙有何說？！

仗人心鼎革！

仗人心鼎革！

看同胞，不斬樓蘭誓不還，

盡把倭奴滅！

——調做歎顏回——（老子）

開 場 曲

F 4/4 弔 熱 河 (做歎顏回排子)

5 1 4 5 | 36 51 2— | 36 51 23 2 | 2 3 21 6 2 16 |

試望熱河：遍獸跡，遍獸跡， 渾不似曩時顏

5 3532 1 6 1 | 23 2 — | 1 2 4 5 | 35 61 56 5 |

色； 炮火橫飛， 丘陵遍染 生民血。

1 1 16 5 32 | 1.2 1— | 5. 5. 2 16 | 5.6 5. — |

民之慝，邦之 賊， 誰負邊疆 責？

2 5 46 5 | 1 1 46 5 | 6 1 6 5 46 5 | 6 1 6 5 46 5 |

屏藩已撤；金甌已缺；滄海難瀟國恥；他們尙有何說？！

3 5 5 1 2 — | 3 5 5 1 2 3 2 | 2 3 2 1 6 1 |

仗人心鼎革！ 仗人心鼎革！ 看同胞，不斬樓

6 5 32 1 — | 6. 1 1 3 | 2 — 0 ||

蘭誓不還， 盡把倭奴 滅！

談天說地

民族英雄與

民族罪人

如果要分別那一種人是民族英雄，和那一種人是民族罪人，我們非先要把「民族」兩字的意思弄清不可。

在家庭以內，有父母妻子，兄弟姊妹，我們稱這些人爲一個「家族」。推廣來說，一鄉或一縣裏，有許多姓張的家族，由這些姓張的各個家族集合攏來，大家修一座家祠，供奉他們的祖先，這許多姓張的統稱曰「氏族」。更推廣來說，由許多姓張姓李……的氏族，合攏來做成的國家，這國家內的人民，就叫「民族」，比如我們中華民國的人民，稱爲中華民族。

甚麼是民族英雄？卽是這個人是我們人民共同認爲爲我們民族的利益幸福而奮鬥或

犧牲的人；反轉來說，民族罪人，卽是我們人民共同認爲陷害我們民族於不利的人。

英雄有兩種：一種是個人的，一種是民族的。

譬如有一個人，本領很大，力量很強，能夠拳打關東，腳踢關西，好像漢高祖劉邦一樣，由一個平民做到皇帝，當然是了不得的英雄。但他是個人的英雄，因爲他打的是中國人，殺的還是中國人，雖然做成了皇帝，而於人民沒有什麼好處，祇是好了他自己，不算是民族英雄。又如七八年前的吳佩孚，打敗張作霖，吳佩孚也不算是英雄，因爲他完全爲自己打算，不是爲一般人民的痛苦打算。真正的民族英雄要算宋朝的岳飛，怎見得呢；你看那時金國的番兵，殺進中國，如入無人之境，幸有岳飛爲帥，幾次勝仗，才把金兵殺退，保全了中國的土地，保全了中國的人民，像這樣才配稱爲民族英雄。由這

樣說來，個人英雄，算不得英雄，要民族英雄，才是真正的英雄哩。罪人也有兩種：法律上的罪人暫丟開不講，一種是私人的罪人，一種是民族的罪人。好似劉邦說楚霸王項羽是他的罪人，吳佩孚以張作霖爲罪人，這就是說：項羽是劉邦的罪人，張作霖是吳佩孚的罪人，其實他們四個都是一樣罪過，半斤等於八兩。

其次說到民族的罪人就不同了，好比宋朝秦檜，當着岳飛把金兵殺得大敗，看看要直搗黃龍的時候，秦檜偏偏去私通敵人，十二道金牌把岳飛召回朝來，在風波亭前問斬，宋朝的天下，也就慢慢亡了。像秦檜這種罪人，才真是民族的罪人。

再就現在中國的情形來看，日本自從前年搶去東三省以後，天天都在向中國進攻，說來慚愧，祇有蔡廷鍇同宋哲元兩位將軍才鼓勇氣同日本硬打一下，替國中人出了一口

氣。其餘的軍官，統領幾十萬大兵，在後方高喊「長期抵抗」。甚至有些投降日本，有些與敵人妥協。在這中間，我們很容易分別得出，誰是民族英雄，誰是民族罪人。

我們不願日本來侵佔中國的土地，屠殺中國的同胞，然而日本鬼子一天逼緊一天，逼得我們走頭無路，非同他們硬幹一下不可，所以我們老百姓希望中國的軍人，個個都是民族英雄，不願意政府裏面有一個民族罪人。

現在我們要把眼睛睜開，認清那些是民族英雄，那些是民族罪人！（重）

「一面交涉一面抵抗」

國難發生以後有這麼一句口號：「一面交涉，一面抵抗。」

雖然不過八個大字，粗心地聽了，並不能了解，交涉是和平客氣的辦法，抵抗却非

揮刀舞劍不可，既要交涉，就不能動武，既要動武，就不能和平，難道一面笑嘻嘻，和顏悅色，像煞在調情，一面又拔出大刀，砍掉對方的腦袋嗎？

于是越想越弄不清楚，差不多更要胡塗了；然而國難當頭，又不能不想，也許這句口號的道理能够想通，日本兵便會一聲不響地回到他媽的老家去。那麼，再用一點心思想一想罷。

昨晚吃飽了飯，一面大便，一面坐在馬桶上，又細心研究這「一面交涉，一面抵抗」的道理，居然給我想通了，而且是豁然貫通似的。

原來這句口號有幾種解釋：

第一，當局諸公不比我們老百姓人微言輕，他們說話是重于九百九十九鼎的。他們怕了日本兵，但很愛中了日本的政府。他們以爲日本政府和將士也和我們中國的形情是

一樣，好像也不一致似的，將士要戰爭，政府却要和平，所以看透日本的弱點，一面和日本政府交涉，一面却和日本兵抵抗。

第二，既是怕了日本兵，就直接交涉，情願屈服了罷。但是有誰在前線真能打退了日本兵，就躲在後方拍手，吶喊，無論如何要抵抗。但這抵抗並不是自己出馬。

第三，對日本處處要妥協，妥協以前，自然先要交涉妥當，議定了條件纔行。至于對我們老百姓說，無論如何要抵抗。這抵抗就和「長期抵抗」的抵抗是一樣，也是笑嘻嘻的，遠遠的，遠遠的送了秋波過去。

還有，政府一面賣國，一面要妥協，不得不和日本交涉；一面却聽我們老百姓自己去抵抗，當局諸公站得遠遠的，像隔岸觀火似的，譬如義勇軍天天在抵抗，而當局諸公天天在交涉，交涉和抵抗實在是同時並進的，所以政府一面交涉，義勇軍一面抵抗。

不動，坐視日兵以全力攻打喜峯口，這種沒不關心的樣子，不知甚麼心腸。

聽說守冷口的是張學良的東北軍，（現在歸蔣介石的部下何應欽調遣），守古北口的是蔣介石的中央軍，那嗎，就要請問蔣介石是甚麼心腸？（任）

張學良想出洋

張學良因爲不抵抗的緣故，輕輕地把東三省，熱河失掉了。蔣介石前次北上，逼他交出兵權；他也無可奈何，祇得帶着二萬萬元的家產跑來上海，打算在上海逍遙過安樂日子。誰知上海的人民，不容這位失地將軍居住，今天貼標語，明天放炸彈，鬧得這胆小如鼠的失地將軍坐臥不安，不敢在上海久留，已整備行裝，出洋休息。

他這次出洋聽聞是到瑞士（國名）去的，那兒的風景很好，如同中國的西湖一樣，有

山有水，正是愛人。聽說張學良在去年已經打發人在瑞士山中修好一座很華麗的房子，價值一千萬元，啊，原來他早已打定主意了！

不用說，張學良如果到了瑞士以後，生活當然是很舒服的，二萬萬元的財產，怎麼也夠用了，可惜東三省，熱河的人民，現在還在吃日本鬼的苦頭！（任）

日退出國聯對策

據說日本決計在廿七日前後，就要對國際聯盟通告退出。現在日本政府已經將他退出國聯後的應付方針，如怎樣對付各國的經濟封鎖，和怎樣反對交還太平洋羣島委任統治地，已經準備好了。

各國的經濟封鎖就是各國對日本一致實行經濟絕交在經濟方面大家都不和他來往，造成日本在經濟上的孤立。現在日本政府已經準備萬一各國對日封鎖政策，日本立即將

探行封鎖中國的海岸，不准各國和中國通商，假使各國反對的話，就不惜以武力為後盾，

委任統治地是國際聯盟委託日本代管的地方，日本一旦退出國聯，國聯自然就要向日本索還委任統治地。現在日本已經決定，無論如何決不交還。假使國聯一定要強迫他交還，那們日本就決定以武力為最後解決的方法。

看了上面的事實，我們已經曉得日本侵佔東北，是不惜對世界各國宣戰的。假使我們中國政府還是醉生夢死的依賴他人，不肯抵抗，這豈不是自殺的政策嗎（恪）

東京傳來兩消息

本月二十一日，日本東京傳出兩個重要消息：

（一）蔣作賓訪有吉談中日問題；

（二）美國承認蘇俄兩週內實現。

現在先談第一個消息。按蔣作賓是中國的駐日公使。他最近方由日本回國，到了上海之後，他便到保定去會蔣介石，他們的商量是關於今後中國怎樣對付日本的方法。蔣作賓在保定住了幾天，隨即又匆匆的趕回上海。據東京的消息說，蔣作賓到了上海之後，又去會日本駐華公使有吉，交換意見，假使這消息是真的話，這未免又要叫我們疑心了，最近外面傳說蔣介石怕日本打進關內來了，很想同日本講和，不過這種傳說並沒有事實的證明，但是從蔣作賓先到保定去會蔣介石，而後又到上海去會有吉的消息看來，難不成是蔣作賓代表蔣介石和有吉商量講和了嗎？講和本沒有問題，祇要日本交還出東北來，我們就可以同他和；假使蔣介石想無條件的向日本講和，那我們民衆無論如何，是要反對的。所以蔣作賓訪有吉談中日問題的

這個消息，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第二個消息是美國承認蘇俄二週內實現。原來蘇俄自成立以後，美國始終沒有承認他。但是九一八事件發生之後，日本已經明白的要單獨併吞東北，不過，和東北有密切關係的還有美國和蘇俄，因為這兩國對於東北也是有多少野心的。所以現在美國和蘇俄都同是站在反對日本的立場。美俄的立場既暫時相同，國交自然就比從前親善了，最近美國新總統羅斯福已經就職，對於外交當然要有一翻刷新，所以東京傳出來的這個美國承認蘇俄兩週內實現的消息，本來是意中事。不過我們應當認清美國承認蘇俄之後，他們未見就能以實力來援助我們中國，所以我們萬不能因為這兩國的國交發生了正式的關係，又像現在依賴國聯一樣的去依賴美俄。依賴人是沒有用的，我們中國的出路，唯有抵抗到底。(恪)

指東話西

二叔公講古集

會經孫筆記

第二講 定於一

當我們童年在蒙塾的時候，讀完了三字經，而千字文，千家詩，論語，大學，孟子，詩，書，易，禮，春秋，都是這樣循序漸進的。先生教我們這樣讀，我們就這樣讀，求其聲調之高低抑揚，求其爛熟得能夠背誦，至於書中意義如何，都不理會。為其自己的年齡逐漸增加，家裏供給塾師的束脩還可維持，或許可得到聽「高頭講章」的機會。不然，縱使你念熟了這麼多的書，也等於唱「鳳陽花鼓」或「採茶歌」而已。

我們每嘗讀到「孟子見梁襄王章」裏的「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於一。」這幾句，究其如何解釋？真是瞠目不知所答。雖然當時的塾師也會講解過，但也不

過依照朱（朱熹）的老生常談。

何謂定？

何謂一？

何謂定於一？

且聽我慢慢地道來！

在大學裏說的：「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這就是至理。不然，外面有東西搖動，裏面就無主宰，譬如犬戎西犯而我東遷，金兵北來我南渡，那能「定」呢？因為「定有定」的道理，先能「密用」而後可以言「定」的道理，先能「密用」而後可以言「定」。一刻都不忘，一刻都不亂，雖前後左右都是了刀槍彈，仍不爲之震動，始可以指揮若定。不然，嘴裏空言鎮靜，心裏怕到萬分，搬到洛陽，搬到帕米爾高原，祇見其庸人自擾，坐視滅亡罷了——這是解釋「何謂定」。

在孔老二先生說的：「吾道一以貫之」。

這也是至理。所謂一者，數目之始，也是數目之總。如「一日之計在於晨」，「一年之計在於春」，「一生之計在於勤」，這就是數目之始。如集合許多細胞而成的物體，叫做一個東西；集合許多人民而成的大團體，叫做一個國家；這就是數目之總。不過，對於始也，對於總也，是很關重要的。如孟子說的：「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實在很好的教訓。如其國家裏有一個獨夫，想一手遮盡天下人，那這個國家必弄到不可收拾。何況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匹夫者一個人之謂也，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并不是一人可得而獨裁，是要許多個一人聚攏起來，各出其聰明才力貢獻到國家裏，才有希望。——這是解釋「何謂一」。

然而，一之爲道，不是馬馬虎虎的！所

謂「萬衆一心」，是要大家能以誠相待，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才可以一致。其間，最緊要的，是要却疑推誠。因爲「疑」是一之敵，「誠」是一之友，在昔列子說符篇曰：「人有亡斧者，意其鄰之子，視其行步竊斧也，顏色竊斧也，言語竊斧也，動作態度無爲而不竊斧也，俄而掘其谷，而得其斧，他日復見其鄰人之子，動作態度，無似竊斧者」。這一段寓言，說的是天下人之相怨相猜，因而相爭相奪，多半是起於一個「疑」字；果真大家能親愛精誠，麻煩的事就要少得多了。不然，你疑南，就想平南，你疑北，就想定北，還論什麼一致對外呢！——這是解釋「何謂定於一」。

。這樣，才能打開一條光明之路。否則，你猜我忌，像列子所說的那麼猜疑鄰人之子，那便沒有什麼希望了。

所以我們民族的前途，便決定在這「一字上！」

朋友！你除了記得孔子的「吾道一以貫」之外，還要記得孟子的「定於一」！你除了孟子的「定於一」之外，還要記得中國國民黨黨歌裏的「一德一心」！

雖然當日孔子孟子對於這兩語，怕不是這樣解；但在今日的國難當中，却不能不作這樣解！



關於農民信用合作社底 種種

沒曾設農民信用合作社以前的農民是怎樣？
但凡農村貧民，到了購買種

子與肥料的時候，湊巧手上無錢，必定典當衣服，或售賣傢私，換得錢來購買種子肥料等物，方可以下耕。因為農村向來不曾設立銀行錢莊，而農民亦無契據及珍貴物品的按揭能力，窮到不可開交，不能不出此下策。

有了農民信用合作社以後的農民又是怎樣？

假如每個農村有了農民信用合作社，農民就可加入為會員，各以人格担保，做成合作精神，沒有階級和職業的限制，用合作宗旨和方法，共同組織經營信用上的事業，謀各社員金融上的互助。這個合作社來向省農民銀行「低利貸」借到資金，轉借與各社員需用，而社員就感不到像從前的痛苦。

到底有什麼好處？

假如能夠這樣做法，一則可以免除以契據或物品換得「高利貸」之慘象；再則不會使金錢利息或田產物品集中於資產階級，或集

中於城市銀行及外國銀行。挽救農村經濟，解除農民痛苦，富厚生產力量，好處自不勝言。

應該怎樣去組織？

在未組織之前，各農村的農會或區鄉公所等，先要做一番調查工作，分別佃戶，佃農，自耕農，半自耕農，以及地畝面積，產量等類的表計，使得明白本地的概況，而後可以實施。到了實施時，對於「宗旨」的確定，對於「社員」的徵求，對於「資本」的徵集，對於「放債」的分類，對於「利率」的估定，對於「贏利及公積金」的處置，對於「管理」的方法，對於「儲蓄」的鼓勵，應該設得井井有條，那就有利而無害。但是，切不要讓土豪劣紳等混進裏面，恐防他們從中操縱，便攪奪了自己的利益。

究竟能不能實現？

陳總司令提議的廣東施政三年計劃，裏

面說明的有擬開設農民銀行，專為救濟農村經濟，同時在各農村分設信用合作社，以便轉貸與農民急需之用。我們看陳總司令過去做事有始有終謀而後動的情形，及現在想把廣東做成一個全國的模範省的堅決心，這計劃遲早總要實現的，現在且先將這個好消息向大家報告一下！（余）

稻苞虫除防法

去年本省東西北江各屬發現吃禾害虫，名為稻苞虫（註）。所有田禾，數日間被虫殘害淨盡，並且豬牛等畜類誤食，數點鐘後即死，故當時一般農民極為恐慌！現把這害虫除防方法寫出，以供農村百姓參考！

（一）除成虫法：稻苞虫成虫時為弄蝶，惟其觸角的錘狀一部份有一鈎，為他種蝴蝶所無。常于晚上飛往花間覓食，更喜食豆科及菊科植物之花。產卵則飛往田間舉行。但

田近雜草，亦往往有其遺卵，故為杜絕成虫起見，須除去近田之雜草，及野生豆科菊科植物，當朝早露水未乾時，在樹陰草際，可用網捕殺之。

（二）除幼虫法：（甲）火油殺法：幼虫多匿近禾根處，法先引水入田至三四寸，則幼虫之強者向上爬行，弱者被水淹死，乃勻噴火油於水面，（每畝五斤以上）後以竹竿在稻行間搖動，使其下落水中，水面火油即侵入虫體，四五小時後，可將火油田水排出，於是幼虫便死。

（乙）砒粉殺法：到藥房買信石粉，每份加水化石灰粉十倍，于薄暮時，將粉撒禾葉上，則幼虫可中毒死。

（丙）除虫菊粉殺法：每放用除虫菊粉六兩至八兩，和木炭一斗至二斗拌勻，在黃昏後，葉面結露時，用手將藥撒布稻葉上，務求普遍，每數日施行一次，可以殺虫十分

之七八。若用煙骨搗成三四斤之粉末代菊粉，以石灰二十斤左右，代草木灰，拌勻撒布，亦有效。

(丁)鴨啄食法：有人說家畜食此虫能自死，但此虫經科學家檢視，體無毒腺，故用鴨啄法，可無防礙。其法驅鴨于受虫害之田間，同時將竹竿在稻行間搖動稻枝，虫必墜地，使鴨得機尋食。據某農業學校之試驗，鴨重一斤左右者，每日可食千二百餘頭，效用極廣。

以上四法，皆屬農民輕而易舉者，若照此法行之，收效頗大。(鄉)

(註)稻苞虫爲弄蝶的幼虫。粵中土名有稱爲刺枝虫，(以其嚙食稻葉時，有如刺刈狀態。)紅頭虫，(以其頭部有紅褐色，故名。)八字虫，(以其頭上有一八字的紋，故名。)更有名爲禾蛆或禾虫的。至於有人呼爲蝗蟲，螟虫，皆誤。

三民主義的新立法原則

自從國民政府成立之後，便根據三民主義的原則，重新立法。這個新立法，是着重社會公共幸福爲目的的。什麼是社會的公共幸福？就是適合全體民衆的需要，而不是偏于某一個階級的單獨利益；反之，有損及其他某階級的立法。所以三民主義的新立法，是以整個社會爲單位的。

三民主義的新立法和歐美以個人爲單位的法治固然不同；卽和中國的舊法，完全以家族爲單位的人治，也有許多不同。新立法的基礎原則，是放在全民族之上的，實行民治，民有，民享，他是融合法治與人治的精神而成的。如果單是法治，也許有些人因爲某種正當的目的而犯了法，那也一定要按法治罪。譬如去年鄭繼成的行刺張宗昌，不錯，殺人是要償命，這是法律的規定，但是張

宗昌是禍國殃民的賊子，人人得而誅之，假使在法治的國家，鄭繼成是一定要死的，因為他是犯的預謀殺人罪。同時在中國的舊法看來，像鄭繼成的案子，不但鄭繼成個人要死，即是他的全家也不能脫罪；但是有時皇帝老子喜歡的話，可以完全赦免，罪也不需定，這就是所謂人治。

但是在新立法之下，罪是不能不定的，所以判決了鄭繼成的七年有期徒刑；不過原情按理，他的行為是對的，而且有全體民衆為他呼籲，孟老夫子說的「國人皆曰可殺，然後殺之」，反句話來說，「國人皆曰不可殺，就應放之」，所以鄭繼成便特赦了。這就叫做三民主義的新立法。（書記官）

通俗文學

補爭長的故事

前一期，我說了一段爭長的故事，具見我們貴中國士大夫的「文人相輕」底習慣。雖然那個的

故事，是插着一位農人的山歌；但那副對聯，仍不失為文縷縷的老調，儘可以代表我們貴中國士大夫的誇大狂。

然而，這樣的誇大狂，也不限於士大夫為然，即推車賣漿之徒，市井無賴之輩，都不肯壓倒自己的。因為人類的自我性，是挾有生以俱來，自我性發達到極點，即所謂「利己主義」。各人自掃門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這就是一個證據。

現在，且引兩個「非文人的」爭長的故事，給大家聽聽。

下面就是故事：

(一)

話說從前有三個市井無賴，是專喜自誇自的。他們姓名，不大記得清楚，姑以阿甲阿乙阿丙代之而已。

一天，他們三人聚攏一起，來想消遣的法子。有酒有肉多兄弟，像他們這樣的酒肉

朋友，想聚攏一起，那非酒肉不行，於是每人科份了幾角洋錢，買了黃鷄白酒，圖個醉飽。一面喝，一面食，一面談話，此中樂趣，自不足爲外人道。但，問題來了。因爲下

酒的東西，莫貴於鷄屁股；而嗜酒的酒徒，又以鷄屁股爲上品，阿甲，阿乙，阿丙三人都是好酒之徒，自然不願放棄獨享鷄屁股的權利。但是一隻鷄屁股，那能三分均分呢？又那能每人啖一口呢？你在垂涎，我在流饒，他在虎視，互相角逐着，各持不下，到底誰讓給誰，爭執了許久。

——還是阿甲年紀較爲大一點，經驗稍爲多一點，他見得爭執不下，終不是路，弄到酒冷肴殘，還有什麼興趣，倒不如快點想個解決的法子。他站起來說：『兩位弟兄，不必爭了！如其你不讓我，我不讓你，大家得不到入口，還有什麼趣味。所以我現在想個玩意兒，不如各人唱一首山歌，在歌裏看誰說

自己是最老的，那就讓誰獨享這鷄屁股的權利。』

阿乙，阿丙見到這樣，不如做順水人情，便齊聲附和的說：『好的！那麼，請老大哥先唱罷，！』

於是乎阿甲義不容辭的唱道：

『日出東邊赤，

照到西邊一度壁；

盤古開天地

都要借我的三角尺。』

他的意思，以爲世間最老的莫老於盤古，但盤古開天地的時候，尙且向自己借建築用具的三角尺，則自己的年齡當然大過盤古，那麼，以老而言，非已莫屬。他說完了，就想拿起筷子去夾鷄屁股。在這緊急關頭，阿乙連忙站起來說：

『且慢！你不曾聽我唱，何曾知道我不老於你呢？你何能先吃雞屁股呢？』

阿甲停了筷子，聽亞乙唱道：

「日出東邊黃，

照到兩邊一度墻；

盤古老母嫁，

都要請我去做車郎。」

他的意思，更來得高明了。他認為阿甲的老，也不過與盤古同時；但自己却與盤古的老母同時，盤古的老母出嫁時候，自己還做車郎，則盤古尙未出世也可知，自己老於盤古也可知。所謂車郎者，女人出嫁時擡儀仗或捧燈籠之伏役也；他以車郎自喻，大有老莫老於我之概。他說完之後，居然起箸去取雞屁股。

說時遲，那時快，阿丙急忙起來說：

「慢一點！還有我呢！且聽我唱來：

日出東邊紅，

照到西邊一條龍；

盤古老母嫁，

都要拜我做老公。」

他的意思，比阿甲阿乙更來得老氣了。因為阿甲之老，僅與盤古平輩；阿乙之老，僅與盤古老母平輩；而自已之老，却高超過盤古的老母。舊例，新婦與新郎雙雙交拜之後，還要拜天地，拜祖宗，拜家長，拜戚屬；阿丙之能得到盤古的老母拜為老阿公，自為盤古老母的再長輩也可知，遑論盤古哉。他說完了，倚老賣老的老實不客氣的拿起筷子夾起雞屁股，大嚼一頓，一面食，一面喝，食得津津有味，喝得不亦樂乎。

阿甲阿乙祇得默爾無言。（老予）

編輯者：民間週報社

發行者：民間週報社

總代理及
通訊處：廣州財廳前圖書消費合作社

出版期：每逢星期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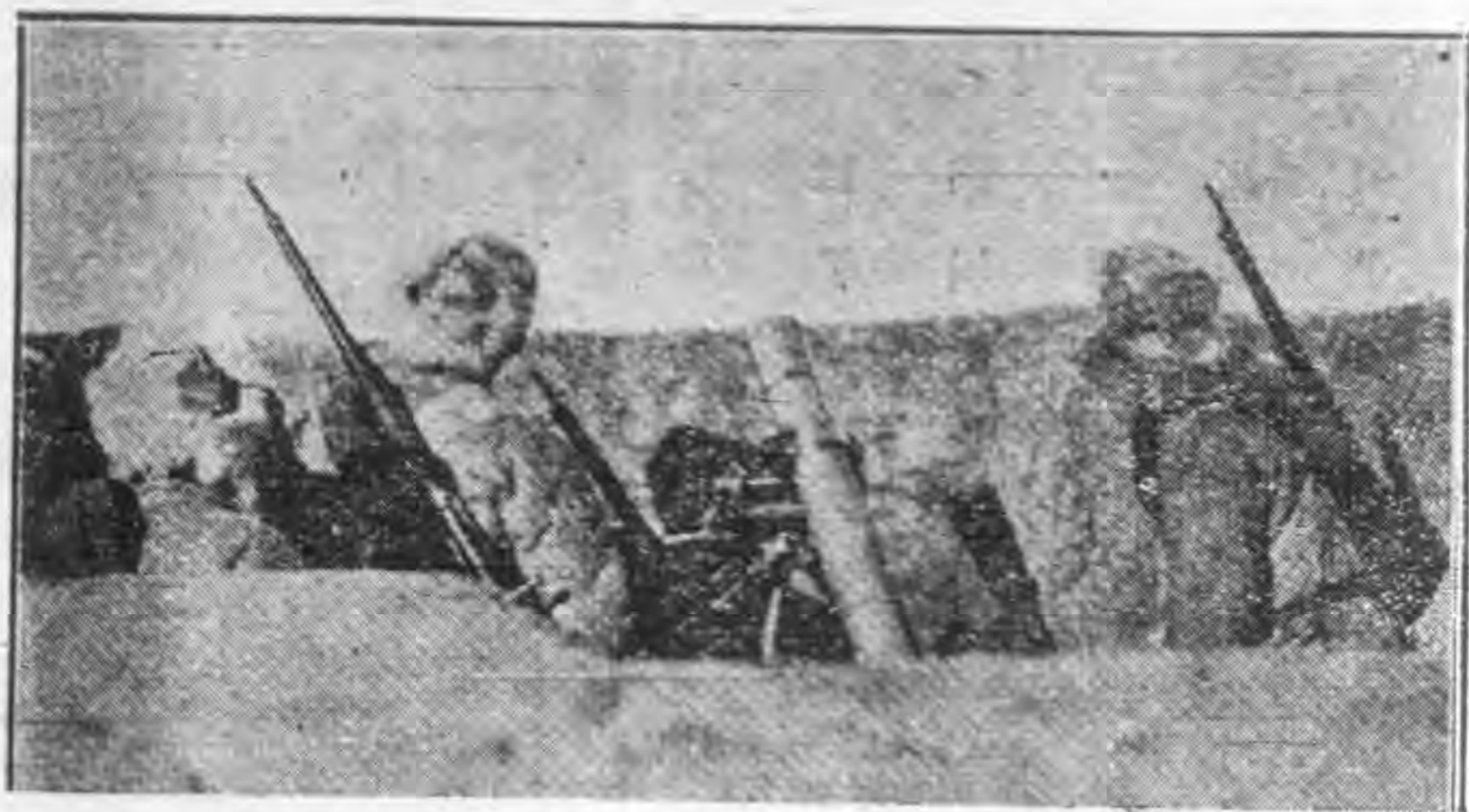
價目：每冊零售銅仙三枚

印刷者：廣州培英印務公司

最前線的將士，
伏壕俟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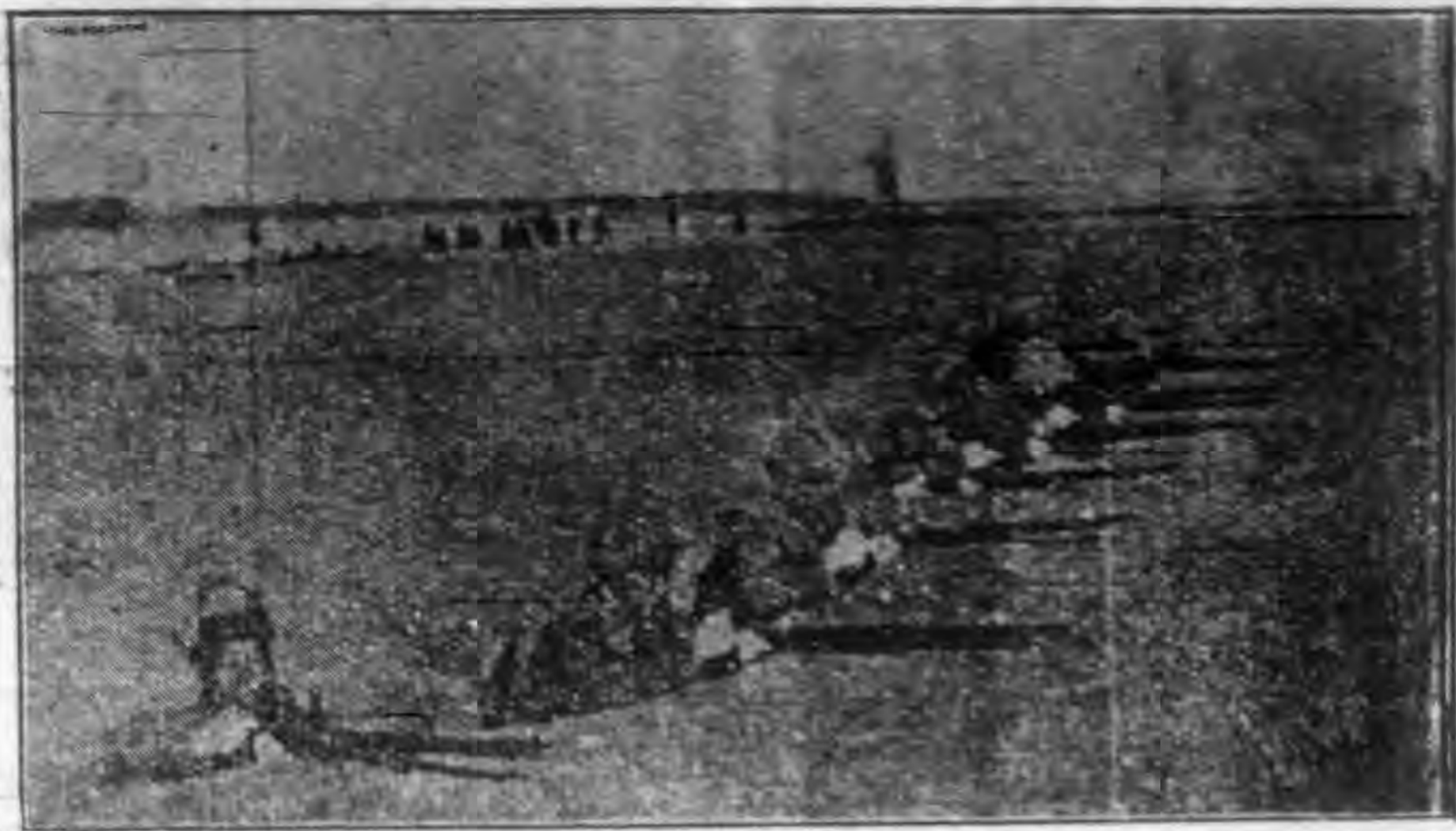


戰壕裏的高射砲，
等候立功的機會。



殺呵！殺呵！
奮勇地向前衝！





身在戰壕槍在手，他們抱着大無畏精神，除了保衛國家民族之外，沒有半點私念。

暴日轟毀了我們屋宇，高唱還我和平，和平，和平。



揭起了民衆自衛之旗的民衆自衛軍總司令李樹春

